

# 数据赋能图书馆治理创新：内涵、模式及发展路径<sup>\*</sup>

赵发珍

**摘要** 数智时代图书馆治理呈现出鲜明的数字化、智能化特征,数据要素与图书馆治理深度融合,将带来研究范式和治理范式的新转变,数据赋能图书馆治理已成为图书馆治理的重要趋向。在整体性治理理论指导下,本文系统分析数据赋能图书馆治理要素,并构建了数据赋能图书馆治理的圈层结构模式,该圈层结构由内到外可以分为内圈层、中间层和外圈层三层。其中,内圈层即图书馆数据层,中间层即图书馆具体治理行动层,外圈层即图书馆治理维度层。在从内圈层到外圈层的图书馆治理系统重构中,图书馆数据资产管理是推动治理的关键,同时数据赋能图书馆治理要素可以使治理目标精准化、治理主体协同化、治理过程智慧化以及治理内容一体化。数据赋能图书馆治理的实现需要坚持以用户为中心的治理理念,重视图书馆数据资产化及其治理,创新图书馆治理协同及治理体系。图1。参考文献33。

**关键词** 图书馆治理 数据赋能 智慧治理

## Data-Enabled Library Governance Innovation: Implications, Models and Pathways

Zhao Fazhen

**Abstract:** Library governance in the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presents distinctive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characteristics,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data elements and library governance will bring a new shift in research paradigm and governance paradigm, and data-enabled library governanc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rend in library governance. Under the guidance of holistic governance theory, the elements of data-enabled library governance are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and the circle layer structure model of data-enabled library governance is constructed,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inner circle layer, middle circle layer and outer circle layer from inside to outside. Among them, the inner circle layer is the library data layer, the middle circle layer is the library specific governance action layer, and the outer circle layer is the library governance dimension layer.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library governance system from the inner circle layer to the outer circle layer, library data asset management is the key to promote its governance, while data-enabled library governance elements can make governance goals precise, governance subjects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process wise, and governance content integrated. Realizing data-enabled library governance should insist the development paths of adhering to the user-centered governance concept,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library data capitalization and its governance, and innovating library governance synergy and governance system. 1 fig. 33 refs.

**Keywords:** Library Governance; Data Empowerment; Smart Governance

### 1 问题缘起

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科森(J. J. Corson)首次提及了图书馆治理(Library Governance)概念<sup>[1]</sup>。图书馆治理是各类社会组织机构和个人基于利益关系对图书馆事务的谋划、组织、协调

及其行动的过程<sup>[2]</sup>。国内外研究主要从结构主义、人际关系、文化等视角呈现了图书馆治理研究的演进过程<sup>[3]</sup>,多年来已大大促进了图书馆治理理论的发展。然而从治理实践来看,我国图书馆的组织效能不强、组织效率较低、用户满意度不

<sup>\*</sup>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图书馆循证阅读推广及读者行为干预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2CTQ011)研究成果之一。

高,体制上的制约、碎片化以及执行乏力等导致图书馆治理困境<sup>[4,5]</sup>。当前,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国家及社会治理中的应用,成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表征和驱动力量。运用数据及其技术重塑图书馆运行流程和模式,有效打破了信息壁垒和组织壁垒,推进了图书馆治理模式创新,对实现图书馆治理数字化转型具有深远意义。

随着信息技术应用的深化,图书馆积累了大量不同类型的数据,这些数据为图书馆治理与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如有研究通过借阅数据(读者身份、借阅记录、检索信息和读者集群等数据)构建了图书馆针对读者的个性化资源推荐系统<sup>[6]</sup>,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充分了解读者需求,为图书馆文献资源购买决策提供科学依据。随着图书馆海量数据的积累,为了发挥其更大的价值并使其成为图书馆资产,需关注图书馆数据本身的质量、安全、标准等一系列问题,数据治理问题愈发重要。数据治理具有双重内涵<sup>[7]</sup>:一是依据数据进行的治理;二是对数据的治理。目前,图书馆治理研究主要集中于后者。学者们提出了我国高校图书馆数据治理框架<sup>[8]</sup>,归纳了图书馆公共数据治理的实践路径<sup>[9]</sup>,构建了图书馆数据治理成熟度评价体系<sup>[10]</sup>等。关于依据数据的图书馆治理研究,学者们主要从业务发展<sup>[11,12]</sup>、风险治理<sup>[13]</sup>、科学决策<sup>[14]</sup>等视角分析了数据驱动的图书馆治理问题。可见,学界注意到了数字化、智能化在图书馆治理中的重要性,这些与图书馆治理深度融合,将带来研究范式和治理范式的新转变,依据数据的图书馆治理已成为图书馆治理的重要趋向。

总体来看,目前依据数据的图书馆治理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既有研究多关注针对图书馆数据的治理问题,如图书馆数据治理的内涵、框架和路径,但对数据如何赋能图书馆治理的问题关注较少。具体而言,主要存在两点不足:一是研究角度单一,内容比较分散,缺乏对利用数据及其技术进行图书馆治理这一问题内在机理及模式的分析与思考;二是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对数据赋能图书馆治理的发展路径研究不足。鉴于

此,本文尝试引入数据赋能图书馆治理理念,揭示数据赋能图书馆治理的本质内涵,并试图解决如何通过数据赋能来实现图书馆治理问题,以期有益于图书馆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提升,确保图书馆高质量发展。

## 2 数据赋能图书馆治理的内涵

数据赋能图书馆治理中的“数据”,是指图书馆相关大数据。数字时代,与图书馆相关的人、事、物、行为、关系、过程等都能以数据的形式被记录、搜集和整理,整个图书馆也正在以数据化形式呈现出来。有研究根据图书馆数据的生产方式将其划分为馆藏数据、业务管理及运行数据、服务数据、用户行为数据等四类<sup>[15]</sup>;还有研究基于三元空间视角将图书馆数据分为社会空间数据、物理空间数据、网络信息空间数据等<sup>[13]</sup>。上述图书馆数据类型仅仅属于图书馆内部数据,在图书馆治理中还需要与图书馆相关的外部数据,包括图书馆行业发展数据、图书馆上下级相关单位数据、利益相关者数据、政府政策相关数据等。只有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内外部不同类型、不同来源、不同结构的图书馆数据,才能为图书馆治理提供更为科学全面的支撑。

数据赋能是基于系统整体能力提升而创新信息技术运用场景、方法和技术的过程<sup>[16]</sup>。在传统图书馆管理中,作为管理的单一主体,图书馆决策者主要依靠先前经验及静态的统计数据作出判断及决策,而往往忽视数据的挖掘、数据关联信息及其隐含价值变量。数智时代,图书馆管理真正实现了治理转向,即多元主体协同及精准治理。一方面,深化图书馆数字化转型,推进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即围绕图书馆业务场景,消除数据孤岛,打破行业及部门壁垒,构建图书馆业界统一的“大平台、大数据、大系统”,形成跨部门、跨地区、跨层级的图书馆信息共享应用平台,推进图书馆相关治理主体数据资源相互间的开放度、关联度、共享度。另一方面,聚焦图书馆实际问题(需求),实现图书馆精准化治理。即,从浩瀚的图书

馆数据中识别、运用有效数据及其隐含的信息,从而对具有高价值、战略性的资源实现充分的开发利用和有效管理;把握数据规律及数据取向,辅助科学预测与决策,推动图书馆管理从经验决策向数据决策转变;对图书馆采集的相关数据进行有效的处理分析,提高图书馆治理的精确度和靶向性;同时,数字赋能重塑图书馆治理格局,“以数感知”“依数决策”“依数治理”可以推进图书馆运行机制、组织架构、方式流程、手段工具的全方位系统性重塑,实现图书馆运行方式的数字化、智能化。

综合上述分析本文认为,数据赋能图书馆治理是指包括政府、社会、行业协会、图书馆和个人(用户)等在内的多元治理主体,以保障图书馆安全运行及高质量发展为目标,通过对图书馆相关数据的搜集、挖掘和分析,发现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其之间的内在关联规律与价值,进而实现“数据分析—科学决策—治理行动”的协同联动过程。数据赋能图书馆治理主要有三层内涵:一是图书馆利益相关者间数据共享;二是图书馆内外治理协同;三是扁平型依数而治模式。

与传统图书馆管理相比,数据赋能图书馆治理的主要特点有:(1)在核心目标上,从推动图书馆职能转变走向服务图书馆治理现代化。传统图书馆管理主要通过转变图书馆职能架构、调整业务、促进决策科学化等<sup>[17]</sup>,实现图书馆战略规划目标;而数据赋能治理的目标是促进图书馆治理现代化发展,依据图书馆数据在图书馆治理活动的不同领域、层面、环节做出相应的变革和超越。(2)在治理模式上,强调从流程驱动走向数据驱动。传统图书馆管理主要是不同部门、不同层级自上而下的管理活动,而数据赋能治理依据实时动态的图书馆相关数据,打破信息及组织壁垒,对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和智能分析,及时发现数据规律并治理潜在问题,提高图书馆治理的科学性、可靠性、有效性。(3)在治理能力上,传统图书馆管理主要依靠管理者个人领导魅力及其丰富的经验决策能力,而数据赋能图书馆治理的底层逻辑则有赖于相应数据的计算处理能力(即

算力)。在数据赋能环境下,图书馆治理者除了具备丰富的治理经验外,还要求具备一定的算法素养。同时,以数据化赋能治理精细化,着力提升治理智慧化能力和水平。

### 3 数据赋能图书馆治理的模式

#### 3.1 理论基础

20世纪90年代,英国学者安德鲁·邓西尔(Andrew Dunsire)提出了“整体性治理”的概念,佩里(Perri)等又进一步提出了“整体性治理理论”<sup>[18]</sup>。整体性治理理论是为应对复杂公共事务的碎片化及治理主体与治理问题裂解性弊病而提出的,它以需求为导向,以信息技术的双重理性为辅助支撑,是一种治理主体多元、协作、耦合的全新治理模式<sup>[19]</sup>。该理论产生的基础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倡导兼顾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主要解决组织管理的碎片化和空心化问题<sup>[20]</sup>。该理论在多学科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图情领域主要在整体性治理视角下分析了数字文化治理体系<sup>[21]</sup>、应急情报体系<sup>[22]</sup>、网络信息内容安全风险治理<sup>[23]</sup>等。

当前,各类图书馆都在追逐智慧图书馆建设,但数据信息共享及应用于治理场景的能力较弱。图书馆治理模式呈明显的碎片化特征,主要表现在思维理念碎片化、主体构成碎片化、治理机制碎片化、治理手段碎片化等。这些治理现状的“碎片化”特征已无法有效应对日益具有高度复杂性、深度不确定性、鲜明跨界性等特征的错综复杂的图书馆治理形势,也无法适应新一代信息技术迅速发展背景下的图书馆治理需求。

作为一种以整体性为取向的治理理论,整体性治理理论与图书馆治理具有内在契合性。首先,整体性治理理论契合了图书馆治理理念、治理机制的诉求。图书馆治理中“碎片化”现象突出,如图书馆资源建设分散不均衡、公共服务碎片化及效率低下、协调合作机制不健全等,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没有形成整体思维去统一规划,存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问题。整体性治理理论

解决的是政府治理公共事务产生的“碎片化”问题,促使利益相关者实现整体运作,为公众提供高效无缝隙服务。这契合了图书馆从资源到主体整合协同、打破组织边界、从各自为政走向跨界协同的要求。其次,整体性治理理论契合了图书馆治理的技术性诉求。从数字图书馆建设到智慧图书馆建设,图书馆具备了一定的数据及技术积累,但治理信息碎片化、信息壁垒、信息不对称现象依然存在。而部门间信息与技术的共享度和协同性是整体性治理理论所强调的,符合图书馆利用信息技术开展治理的诉求。

### 3.2 模式构建

数据赋能图书馆治理本质上是治理主体利用数据及其技术,对制约图书馆安全运行及高质量发展的各种消极因素如制度、技术、组织

架构、对外关系等问题进行治理,最终形成“用数据对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服务、用数据创新”的现代治理模式。纵观整体性治理理论和图书馆治理实践发展,数据赋能图书馆治理既是对已往治理理念的继承,又是基于数据及其技术要素的强力助推而实现的创新与突破。数据赋能图书馆治理包括数据资产、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内容(客体)、治理过程(方式)五个要素,这些要素相互建构、相互影响,推进数据赋能图书馆治理需要各要素共同发力、缺一不可。这五个要素所构成的图书馆治理模式具有精准识别治理诉求、数据互联共享、智慧联动、动态感应和靶向治理等基本特征,这种数据赋能图书馆治理的圈层结构模式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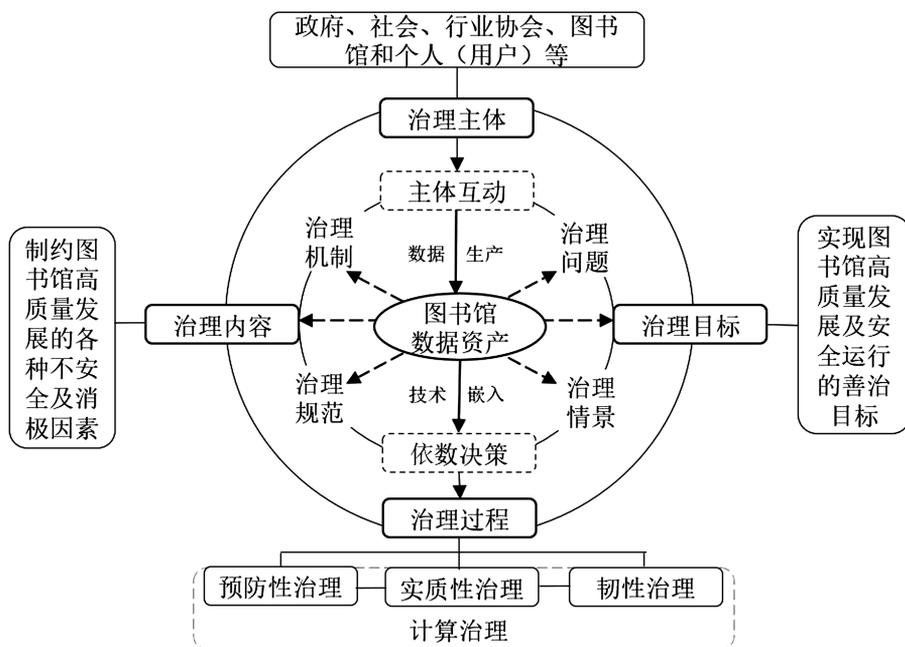


图1 数据赋能图书馆治理的圈层结构模式

从数据赋能图书馆治理的圈层结构模式来看,“圈”实际上意味着向心性,“层”体现了层次分异的客观特征。圈层结构反映着数据赋能图书馆治理由核心向外围呈规则性的向心空间层次分化,由内到外可将其分为内圈层、中间层和

外圈层。(1)内圈层即图书馆数据,该层是图书馆治理的基础,需要构建针对图书馆数据生命周期的管理,包括数据采集、整合、挖掘及利用等;(2)中间层即图书馆具体治理过程,深入到具体治理情景中,通过图书馆数据来发现问题,并确立

治理机制及治理规则,通过治理主体互动开展基于数据的决策过程;(3)外圈层即图书馆治理维度,该层是图书馆在治理行动前后对治理主体、治理目标、治理过程及治理内容(对象)等的边界、适用性、外部环境的明确及调适过程。从内圈层的数据要素到中间层的治理决策及行动,再到外圈层的治理调适,均以问题和需求为导向,注重数据要素与治理要素的动态适配,进而实现图书馆的整体性治理。

数据赋能图书馆治理圈层结构模式超越了原来主体单一、经验型决策及管理模式,重塑了图书馆治理体系,并拓展了图书馆治理空间,激活与整合了多种治理主体资源,实现了对治理问题(需求)从“单一性”治理到“整体性”治理、从“被动回应”到“前瞻性预测”的转变。在该模式中,内圈层是基础、中间层是核心、外圈层是保障。在从内圈层到外圈层的图书馆治理系统重构中,以数据为基础,充分挖掘分析问题与规律,并全面系统开展图书馆治理活动。在基于数据的图书馆治理活动中,应深刻认识数据要素价值,使图书馆数据资产及其管理成为推动治理的关键。数据要素与治理要素的深度融合发展,可以使数据赋能图书馆治理体现出治理目标的精准化、治理主体的协同化、治理过程(方式)的智慧化以及治理内容(对象)的一体化,最终实现在治理理念、治理主体及治理工具等方面的整体治理。

(1)治理数据的资产化。在数智时代背景下,图书馆数据从“资源”向“资产”转化是必然趋势。图书馆大数据资产作为一种非独占性的特殊资源,除具有增长速度快、类型多样、潜在价值高、安全性要求高等基础特征之外,还具有可控制、可变现、可计量、可估值和可流通等特征<sup>[24]</sup>。在图书馆海量数据中,并非所有的数据都构成数据资产,数据资产是能够为图书馆治理产生价值的数字资源,数据资产的形成需要对数字资源进行主动有效管理。数据资产管理是指对数字资产进行规划、控制和提供的一组活动职能,包括开发、执行和监督有关数据的计划、政策、方案、项目、流程、方法和程序,从而控制、保护并提高数据

资产的价值<sup>[25]</sup>。数据资产管理须充分融合图书馆政策、业务、技术和服务,确保数据资产保值增值。图书馆数据资产管理包含数据资源化、数据资产化两个环节,将原始数据转变为数据资源、数据资产,逐步提高数据的价值密度,为数据要素化奠定基础。

(2)治理目标的精准化。数据赋能图书馆治理的优势在于通过数据识别和发现治理的问题、需求或对象。在明确治理问题的基础上,从用户治理诉求、图书馆善治理念以及细化治理问题等方面分解治理目标,进而使治理更加精准化。从宏观层面来看,一是要遵循“以用户为中心”的理念,即通过实现用户和图书馆治理主体之间的直接互动与全面联通,实现图书馆治理对于“人”的价值和发展的根本关怀。治理主体准确考察用户的实际需求并及时做出调整,从而通过相互之间的互动提升治理的有效性。二是要遵循“善治”的理念。所谓“善治”就是实现图书馆良好的治理,安全与高质量发展是图书馆事业的永恒主题<sup>[26]</sup>,那么对图书馆良性发展造成的不利因素,如制度不健全、公共服务不均等、资源建设不充分等问题便是图书馆善治的目标。三是遵循分层分级的治理理念。图书馆治理精细化的目的是实现更优质、更关注细节和更加人性化的治理效果,在精准识别图书馆治理问题的基础上,将图书馆的事务和服务项目进行分层分类甄别(如资源、服务及管理不同层次中的治理问题),将同一类别同一属种事务进行归纳,有的放矢实施分层、分级、分类治理,实现图书馆治理活动的全方位覆盖、全过程监管和高效能运作。当下智慧图书馆应用平台为治理问题的智能化发现提供了技术支撑,从而使图书馆可以实时且全面地掌握用户需求,并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迅速确定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3)治理主体的协同化。协同治理是以多元主体协调互动实现对公共事务的治理,它也正日益成为解决图书馆治理问题的重要途径,而业务治理协同和数据协同是开展图书馆治理的基础条件。一方面,通过图书馆跨层级、跨业务部门的

协同打破主体间的“隔离墙”,实现治理问题的识别、评估、决策以及治理效果评价之间更好的联动。另一方面,倡导各治理主体间互联互通、数据开放及共建共享,实现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的数据流动,提升图书馆治理的整体效能。协同治理的逻辑特征体现为治理主体的有序性、治理过程的整体性、治理要素的互动性以及治理数据的流动性。此外,协同治理也是一种集体决策方法,即以共识为导向,以协商为手段。这个决策过程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特征,建立在主体间信任、平等、价值共识等基础上,能够接纳不同利益相关者参与决策、表达意见<sup>[27]</sup>。

(4) 治理过程的智慧化。图书馆治理智慧化就是运用新一代数字信息技术,对图书馆和用户进行双向“赋权”和“赋能”,通过构建智慧治理平台实现用户实质性参与治理的权利,进而形成治理主体间从“信息互联”向“价值互联”转变,治理技术从“经验治理”向“计算治理”转变,治理目标从“事后治理”向“事前事后并重”转变,最终赋能图书馆高效治理的过程。从实现路径来看,实现图书馆治理过程的智慧化,需要在多层次、全方位创新开展:第一,要实现从分离治理到连接治理的理念创新;第二,要实现从分域治理到整合治理的制度创新;第三,要实现从线下治理到“线下+线上”治理的工具创新;第四,要实现从模糊治理到精准治理的模式创新。从技术维度来看,云计算、数据中台<sup>[28]</sup>、区块链<sup>[29]</sup>、元宇宙<sup>[30]</sup>等技术在图书馆中的研究及应用为图书馆治理提供了技术可能,而这些智能技术背后是强大的计算、算法。基于图书馆数据的治理在智能技术的助推下形成了图书馆的计算治理<sup>[31]</sup>,即围绕图书馆治理目标及任务通过构建算法模型及规则,输出治理新知识及新规律。从时间维度来看,主要包括治理问题出现之前的预防(测)性治理、治理问题出现后的实质性治理以及治理后的效果反馈和学习的韧性治理。预防性治理主要是在图书馆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前瞻性地预测可能出现的治理问题及对图书馆事业发展不利的因素,以提前准备治理方案并开展治理。实质性治理是

对多元主体互动过程中已经产生的治理问题及随之衍生的其他问题的治理,也即图书馆数据流动过程中的动态化治理。韧性治理主要是通过学习与评价机制实现进一步加强图书馆治理以及提升治理能力的过程。

(5) 治理内容的一体化。空间治理是图书馆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加快实现图书馆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形成跨空间(物理空间、数字信息空间)的整体智治体系,构建上下贯通、执行有力、运转顺畅的一体化治理格局,显得尤为紧要。在图书馆治理活动中,信息技术的发展是图书馆治理变革的重要动因,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为图书馆治理进行全方位的“技术赋能”,从技术上改进治理方式、治理手段和治理机制等,为创新图书馆治理内容提供支撑。随着数字技术与图书馆治理的不断融合,数字空间成为了图书馆治理的关键场域。治理对象从物理世界渗透到虚拟世界,“数据”“信息”“数字”本身成为重要的治理对象,即“对数据的治理”。图书馆治理不再局限于物理空间的治理,而是逐渐向数字空间拓展,这就要求图书馆治理主体将现实物理空间的治理与虚拟数字空间的治理充分联结。总之,数智时代图书馆治理内容不断丰富,从物理空间的治理拓展到对信息空间及社会空间的治理,形成了图书馆一体化治理格局。

## 4 数据赋能图书馆治理能力的发展路径

数据赋能图书馆治理的圈层模式能够较好地提升图书馆治理水平。然而,数据要素与图书馆治理的深度融合,面临着数据应用动力及理念不足、数据要素流通不畅、治理体系不完善等现实困境,亟须培育数据赋能治理理念,推动图书馆数据资产化管理,完善图书馆协同治理体系。

### 4.1 坚持以用户为中心的治理理念

从治理理念来看,数据赋能图书馆治理是一种以用户为中心的可持续治理观念,它以数据及其技术为手段,化被动为主动,实现多维度的整体性治理。数智时代的高密度解析及全样分析,使

“以用户为中心”能够在细粒度下具备可操作性,甚至每个用户的需求均能测准、找准、抓准。而且数字协同机制使治理的中间环节和非必要层级有望去除,从而增强用户的满意度。第一,数据赋能图书馆治理并不是图书馆发展的最终目的。图书馆发展的本质和核心是为用户服务,数据赋能图书馆治理模式可以高效解决用户需求及自身发展问题,最终实现图书馆高质量发展(服务)。因此,在数据赋能治理实践中需处理好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关系,警惕数据崇拜或“技术决定论”等观念的影响。第二,数据赋能图书馆治理并不是对某一领域的治理,而是对图书馆系统进行全面深入的诊断,进而推动图书馆治理结构、治理过程、治理手段的创新变革。收集与整合不同层次、多重领域的的数据并进行深入分析,有助于实现高质量服务的精准配置,让用户成为数据赋能的最大受益者。另外,坚持以用户为中心的治理理念,必须在平等互动的前提下推动用户参与图书馆治理,并充分关注弱势地区、弱势群体数字信息素养的提升,实现数据赋能效率与公平的同步提升。只有坚持以用户为中心,坚持公平正义,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才能走向图书馆治理现代化。

## 4.2 重视图书馆数据资产化及其治理

图书馆数据资产化是实现数据赋能图书馆治理的基础,主要包括数据资产盘点、数据资产治理以及数据价值实现。具体而言,一方面,做好图书馆数据资产分级分类,主要方法是:(1)图书馆数据应先分类再分级,不同类别的数据应分开存储;(2)根据数据敏感程度的不同划分安全等级;(3)定期梳理图书馆数据分类分级情况,形成图书馆数据资产清单。同时,根据图书馆数据的重要性及优先级,划分相应的共享开放范围、使用权限、存储周期等,便于图书馆数据资产精细化治理。值得注意的是,图书馆数据实现从“资源”转化为“资产”,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数据交易,而是将其中所蕴含的价值提取、凝炼出来并转化为图书馆治理的有效知识,进而提升治理效

能。另一方面,在图书馆数据资产治理中,除了基于数据生命周期对其进行充分治理外,还应充分挖掘图书馆数据价值并驱动业务创新<sup>[32]</sup>,涉及数据共享开发、数据价值及安全管理、数据标准规范制定、数据创新服务等<sup>[33]</sup>。此外,图书馆数据资产运营是图书馆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关键,主要体现在业务数据化和数据业务化两方面。前者主要任务是从图书馆业务运转过程中产生、积累的大量数据中提取重要信息进行分析、利用、迭代,促进业务可持续发展;后者基于图书馆数据形成新的产品或服务,发挥数据低边际成本的效用。

## 4.3 创新图书馆治理协同及治理体系

(1)建立数据赋能图书馆治理的结构性和程序性协同机制。数据赋能图书馆治理的关键是实现跨部门的协同合作:一方面建立侧重于组织载体的协同机制,如建立数据赋能治理政策小组或专项任务小组、开展联席会议等,为实现跨部门协同而做出结构性安排;另一方面,建立侧重于问题解决的协同机制,如面向数据共建共享共治的协商沟通及决策流程等。(2)建立从底层、中层到上层的数据赋能治理金字塔体系。底层是数字基础设施及数据技术支撑层;中层是数据层和业务层,主要是对图书馆数据资产的管理及在图书馆治理不同情景中的应用;上层主要是治理主体的决策层,是对数据赋能治理的顶层设计,如战略规划和规章制度、任务及分工等。只有构建了一套上下相互融通、左右相互支撑的治理体系,才能快速打通数据流、信息流和业务流,确保各领域间、部门间的协同共治。(3)建立图书馆相关领域数据资产管理制度规范与标准体系。依据国家层面有关数据安全、数据隐私保护、数据伦理规范等的法律规范,制定图书馆领域的标准规范体系,如数据确权、数据流通、数据安全等标准规则。

## 5 结语

数智时代推动数据赋能图书馆治理现代化,将数据作为一种治理资源,充分发挥数据要素价

值,可以较好地解决传统治理模式下经验决策、粗放管理等弊端,助推图书馆共治共享格局的实现。本文首先阐述了数据赋能图书馆治理的内涵特征,提出数据赋能图书馆治理是包括图书馆在内的多元治理主体,以保障图书馆安全运行及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实现“数据分析—科学决策—治理行动”的协同联动过程。并将其与传统图书馆治理相比,分析其在核心目标、治理模式以及发展定位上的本质不同。其次,在整体性治理理论指导下,构建了数据赋能图书馆治理的圈层结构模式。从治理内容看,图书馆治理需要从物理空间的治理拓展到数字空间的治理,数字空间治理成为图书馆治理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场域。从治理过程看,计算治理及事前事后并重的治理过程,可以实现跨部门、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业务治理价值的互联互通,形成整体性、精准化、智慧化的治理模式。最后,分析了提升数据赋能图书馆治理能力的三点发展路径。上述所提出的数据赋能图书馆治理及其模式是对图书馆治理理论体系及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深化和拓展。

本文的主要不足是仅从理论层面提出了数据赋能图书馆治理内涵及模式,在实践层面有待进一步验证。虽然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深化发展,加快了图书馆治理转型的步伐,但数据赋能图书馆治理模式的应用落地,目前还面临着诸多困难,如现有的数字基础设施薄弱、数据要素流通不畅、治理体系不完善等,以及当下智慧图书馆平台还无法完全支持和实现图书馆的全面系统治理。在未来的研究中应注重实践层面的检验,尝试将图书馆数据及其技术应用到具体的治理情景中,在图书馆具体领域情景中分析图书馆数据,为图书馆治理提供科学决策依据与实践经验。

#### 参考文献

- 1 Corson J J. Governance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odernizing Structure and Processes [M]. New York: McGraw-Hill, 1975: 1-73.
- 2 黄颖,徐引旄. 图书馆治理:概念及其涵义[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04(1):26-28.
- 3 孔繁超. 美国高校图书馆治理研究的回顾与思考[J]. 图书情报工作,2015(9):16-20,27.
- 4 聂倩莲,孟徽. 创新高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 实现高校图书馆良好治理[J]. 新世纪图书馆,2016(4):80-84.
- 5 肖希明,石庆功. 构建中国特色的公共图书馆治理制度体系[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20(5):4-21.
- 6 Chen C C, Chen A P. Using data mining technology to provide a recommendation service in the digital library[J]. Electronic Library, 2007(6): 711-724.
- 7 张康之. 数据治理:认识与建构的向度[J]. 电子政务,2018(1):2-13.
- 8 包冬梅,等. 高校图书馆数据治理及其框架[J]. 图书情报工作,2015(18):134-141.
- 9 孙红蕾. 图书馆公共数据治理的主要问题、概念框架与实践路径[J]. 图书馆学研究,2022(3):11-17.
- 10 吴锦池,余维杰. 图书馆数据治理成熟度评价体系构建[J]. 情报科学,2021(1):65-71.
- 11 栾旭伦. 基于大数据驱动的高校图书馆业务体系研究[J].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7(9):40-44.
- 12 慎金花,朱贇. 基于数据的图书馆治理与服务体系构建[J].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22(4):110-115.
- 13 赵发珍. 大数据驱动的图书馆风险治理:内涵及框架[J]. 图书情报工作,2020(8):13-23.
- 14 郝春柳. 基于大数据的图书馆决策支持系统构建研究[J]. 图书馆学研究,2020(11):16-22.
- 15 洪亮,等. 大数据驱动的图书馆智慧信息服务体系构建研究[J]. 图书与情报,2018(2):8-15,23.
- 16 张培,夏海鹰. 数据赋能教育治理创新:内涵、机制与实践[J]. 中国远程教育,2021(7):10-17.
- 17 赵发珍. 价值共创视角下图书馆组织结构的优化设计[J]. 国家图书馆学刊,2018(4):48-54.

- 18 Perri 6, et al. Towards Holistic Governance: The New Reform Agenda[M]. New York: Palgrave-Press, 2002: 21-38.
- 19 竺乾威. 从新公共管理到整体性治理[J]. 中国行政管理, 2008(10): 52-58.
- 20 刘学平, 张文芳. 国内整体性治理研究述评[J]. 领导科学, 2019(4): 27-31.
- 21 王猛, 郑建明. 整体性治理视角下的数字文化治理体系[J]. 图书馆论坛, 2015(10): 20-24.
- 22 杨巧云. 整体性治理视域下的应急情报体系协调研究[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20(1): 61-67.
- 23 周毅, 张雪. 网络信息内容生态安全风险整体智治的理论框架与实现策略研究[J]. 图书情报工作, 2022(5): 44-52.
- 24 张兴旺, 等. 图书馆大数据资产的内涵、特征及其合理利用研究[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19(11): 15-20.
- 25 夏义堃, 管茜. 政府数据资产管理的内涵、要素框架与运行模式[J]. 电子政务, 2022(1): 2-13.
- 26 赵发珍. 图书馆公共危机治理的分析框架与行动范式[J]. 图书馆建设, 2022(3): 52-60.
- 27 范如国. 复杂网络结构范型下的社会治理协同创新[J]. 中国社会科学, 2014(4): 98-120.
- 28 只莹莹. 中台在国家图书馆的应用思考[J]. 图书馆论坛, 2021(10): 76-82.
- 29 魏大威, 等.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智慧图书馆数字资源管理研究[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22(2): 4-12.
- 30 赵星. 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与图书馆元宇宙实践[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22(4): 34-38.
- 31 韩志明, 刘华云. 计算、算法和算力: 基于信息的国家计算逻辑[J]. 探索与争鸣, 2021(3): 73-81.
- 32 赵发珍, 黄国彬. 信息、数据与伦理的交融——第九届“信息资本、产权与伦理国际学术交流研讨会”综述[J]. 图书馆论坛, 2019(10): 51-59.
- 33 胡琳. 大数据背景下图书馆数据资产的建设框架与管理体制[J].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2019(3): 82-86.
- (赵发珍 副研究馆员 兰州大学图书馆)
- 收稿日期: 2022-08-30